

斯

好莱坞明星家庭相簿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吴力勋 译

47.63

SDE 03

华岳文艺

好莱坞明星家庭相簿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吴力励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6.5印张 2插页 371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9,000

ISBN 7-80549-061-1/l·38

定价：4.40元

“上帝使家庭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这是《圣经》上令人感到鼓舞的话……家庭，由血缘、义务、需要、欲望……联系在一起，有时，如果一个人很幸运的话，由爱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词，它的含义是坚实可靠，是一个坚如磐石的基础：它是这样一个地方，你回到那里去……你从中长大成人……你长大后离开它，然而，你会记住它，依靠它……那些回声永远会响在你的耳畔和心中，那些回忆就象用一根象牙精心制成的五光十色的雕刻制品，那些颜色比较柔和的部分，有时会褪色，黯淡得几乎被人忘却……然而从来不会被人完全遗忘或抛在脑后。这个地方是人们开始一生的地方，也是人们希望终了一生的地方……人们靠自己的力量辛勤工作来建造它……那些部件就象高耸入云的楼板……家庭……那是什么样的使人产生幻象的影象啊……那是什么样的回忆……什么样的梦想啊。

目 录

序 幕	(1)
1983	
瓜达尔卡纳尔	(7)
1943	
第一 章	(9)
好莱坞	(31)
1945	
第二 章	(33)
第三 章	(55)
第四 章	(66)
贝弗利希尔	(97)
1946—1952	
第五 章	(99)
第六 章	(131)
第七 章	(139)
好莱坞	(145)
1952—1957	
第八 章	(147)

第九章	(165)
第十章	(174)
重归贝弗利希尔	(179)
1964—1983	
第十一章	(181)
第十二章	(199)
第十三章	(208)
第十四章	(216)
第十五章	(230)
第十六章	(234)
第十七章	(241)
第十八章	(246)
第十九章	(255)
第二十章	(272)
第二十一章	(281)
第二十二章	(295)
第二十三章	(302)
第二十四章	(324)
第二十五章	(348)
第二十六章	(356)
第二十七章	(363)
第二十八章	(371)
第二十九章	(381)
第三十章	(393)
第三十一章	(402)
第三十二章	(411)

第三十三章	(418)
第三十四章	(422)
第三十五章	(431)
第三十六章	(443)
第三十七章	(449)
第三十八章	(461)
第三十九章	(470)
第四十章	(481)
第四十一章	(486)
第四十二章	(498)
第四十三章	(506)
第四十四章	(513)

序　幕

1983



阳光真是耀眼，几乎所有的人都眯起眼来，虽然才不过是上午11点钟。极为细小的轻风微微吹乱了妇女们的头发。这天太美了，竟使人感到一种极度的痛苦。那是一种惊人的寂静，在寂静中能够听到的只是小鸟发出的声音，一阵轻微的吱吱声，和突然的一声尖叫。还有沁人的花香——山谷中的百合花，埋在苔藓的地毯中的梔属和小苍兰属植物。但是沃德·塞耶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他好象什么都没有听见。他闭了一会儿眼，睁开眼时，目光呆滞地凝视了好长好长时间，简直就象一具僵尸，面无血色，根本不象在所有的人心目中的他的形象——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他的形象。今天上午，沃德·塞耶身上丝毫精神抖擞、使人激动的东西都没有，他甚至都不漂亮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灿烂的阳光下，什么也不看，又闭上了眼睛，几乎闭得太紧了，眼睑紧扣在一起，一时间，他想永远也不再睁开眼睛，因为她没有睁开，她再也不会睁开了。

从远处传来一种轻轻的嗡嗡声，有人在说着什么，听起来那和昆虫在花旁嗡嗡的声音没有什么两样。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什么也感觉不到呢？他问自己。他对她什么也没感到吗？这一切难道都是一种错觉吗？他感到一阵惊恐的波涛淹没了自己……他记不起她的面孔……她的发式……她的眼睛的颜色了……他猛的睁开眼睛，就象把一直紧握在一起的双手，把很久以前被移植在一起的皮肤

撕开一样撕开了眼睑。一时，阳光使他眼花缭乱，他只看见了一束闪光，闻见了花香，一只蜜蜂懒洋洋地嗡嗡叫着从他身边飞过，牧师说着她的名字。费伊·普赖斯·塞耶。他左边传来一种沉闷的声音，相机的闪光灯在他眼前闪了起来，身旁的那个女人紧紧握住他的胳膊。

他向下看看她，目光又对准了那一光线，突然他想起来了。他所忘记的一切都在他女儿的眼睛中反射了出来。这个年轻女人长得真象她，然而她们又是那么不同。永远不会有另一个女人象费伊·塞耶的。他们都知道这一点，而他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他看看身旁这个漂亮的金发女郎，记起了一切，默默地怀念着费伊。

他女儿站在那儿，高高的，很严肃。她比费伊瘦。她那光滑的金发紧紧地打成一个髻，她身旁站着一个表情严肃的男人，他不时地碰碰她的胳膊。现在只有他们自家人了，他们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各不相同，都是独立的，然而都是一个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是费伊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一部分。

她真的死去了吗？这仿佛是不可能的，泪水庄严地滚下他的双颊，十几名摄影师跳上前来，把他的痛苦拍摄下来，刊登在全世界的报刊杂志的头版上。费伊·普赖斯·塞耶的悲痛的鳏夫。就如同在生活中他是属于她的一样，现在，在死亡中，他也是属于她的。他们都是属于她的。他们所有的人。女儿们，儿子，同事，朋友，他们都在这儿悼念这个永远不会复生的女人。

全家人站在前排他的身旁。他的女儿瓦尼萨，她那戴眼镜的未婚夫，他的身旁是瓦尼萨的孪生姐妹瓦莱莉，她火红的头发，朝气蓬勃的面孔，一件极为完美的黑丝衣服紧裹住她，她

取得的成功清清楚楚地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她身旁是一个同样使人眼花缭乱的男人。

他们组成了十分美丽的一对，这使人们忍不住注视着他们，看到瓦尔^①长得多么象费伊，沃德很高兴。他以前从来没注意到这么多，但现在他看到了。……还有莱昂内尔，他长得也特别象她，虽然，不那么显眼，高高的，漂亮，金发碧眼，性感，优雅，然而同时又很骄傲。现在，他站在那儿，凝视着远处，记起了他了解他热爱的其他人……格雷戈里和约翰，死去的兄弟，宝贵的朋友。他还想到了，费伊是多么了解莱昂内尔，也许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她对他比他对自己还要了解……她对安妮的了解也比她本人更清楚。安妮现在站在他身旁，她比以前更漂亮了，自信多了，仍然是那么年轻，和那个握着她的手的花白头发的男人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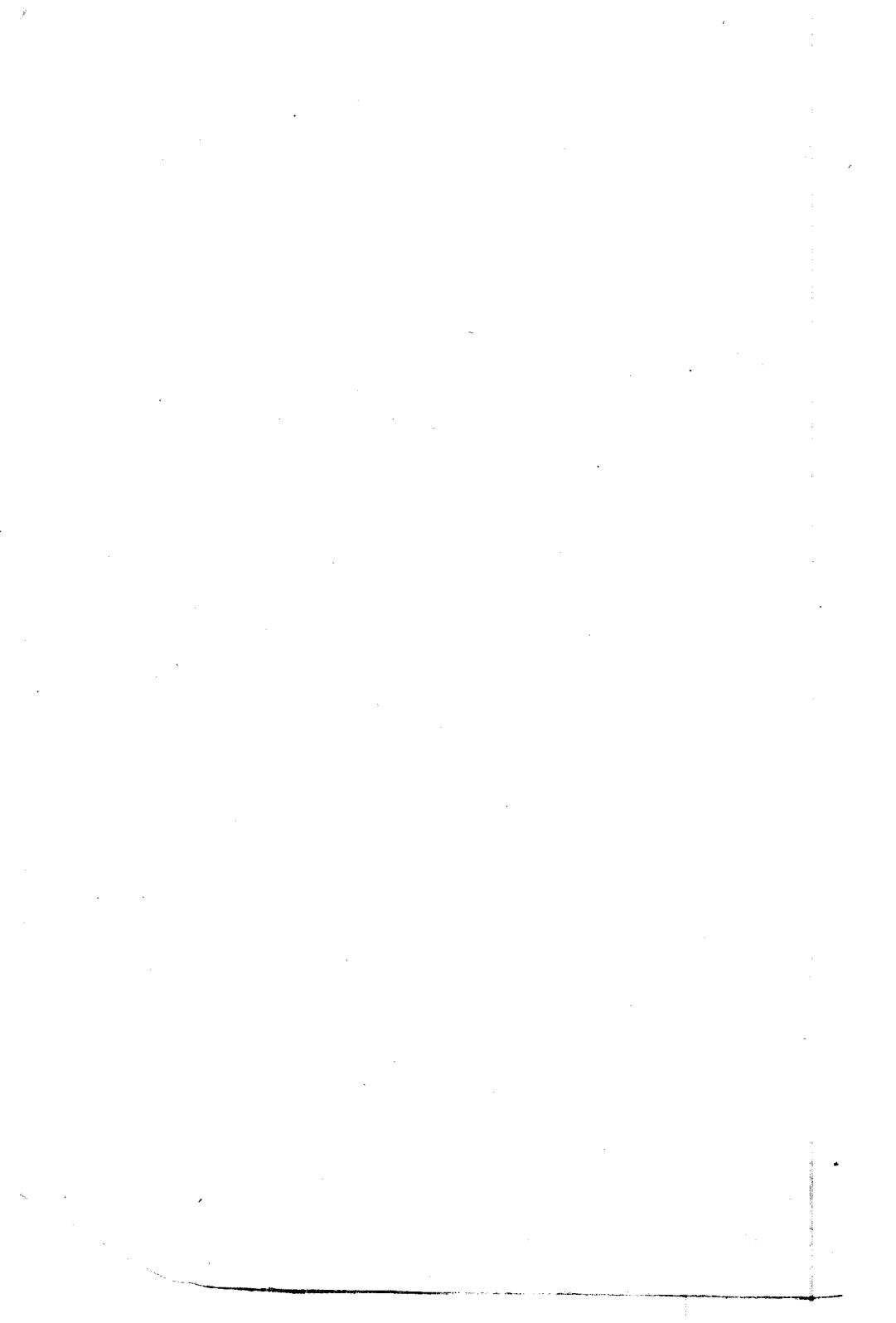
他们终于都在这里了。他们来向她过去的一切表示敬意。演员，导演，传奇人物，妻子，母亲，朋友。有嫉妒过她的人，有她拼命督促，对他们要求很多的人。她的亲人对这一点了解得最清楚。她对他们期望得那么多，然而又给予他们那么多作为回报，她拼命督促自己，走得很远很远。看着他们大家，沃德记起了这一切，远远地回到了那在瓜达尔卡纳尔的第一次。而现在他们在这儿，一生过去了，每一个人都在想起她原来是什么样子，她曾经是什么样子，她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那是明朗的洛杉矶的阳光下人们的面孔汇成的一片海洋。好莱坞所有的人都为她出动了。最后一次致意，最后一下微笑，一滴柔情的眼泪，沃德转过身来瞥了一眼他和她一起培养

①瓦莱莉的昵称。

起来的全家人，他们都十分健壮美丽——象她原来一样。她现在要是看见他们，会感到多么自豪啊，他想着，泪水又涌了上来……他们多么为她感到自豪啊……在最后的时刻。那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而现在，她死去了……这仿佛是让人无法相信的，就在昨天，就在昨天，他们还在巴黎……在法国南部……在纽约……在瓜达尔卡纳尔呢！

瓜达尔卡纳尔

1943



第一 章

丛林中的酷热简直让人十分难以忍受，只消站在一个地方，几乎就象在粘稠的空气中游泳。这是一种你能够感到、闻到、触到的东西，然而男人们蜂拥向前，想要看见她……想离得近一些……想看到更多的东西……他们一个挨一个，紧缩着肩，盘着腿坐在地上。在前面，搭起的台子上，有折叠椅，但几个小时以前椅子就都被占用了。这些男人自从日落时分就一直坐在那儿，挨着烤，流着汗，等待着。他们在瓜达尔卡纳尔密密的丛林里坐了很久了，但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为了她，他们会等上半辈子时间的。此刻，对于他们来说，她代表着一切……他们留在身后的母亲……姐妹……女朋友……女人……女人。黄昏以后，有一阵隐约的呜呜声，他们坐在那儿，说着，抽着烟，汗水象小河似地从他们的脖子上，背上流下来，他们的脸上容光焕发，头发湿漉

漉的，军服粘在肉上，他们都那么年轻，还几乎是孩子呢……同时又不再是孩子了。他们是男子汉。

到了一九四三年，他们在这里呆的时间已经比他们留心去记忆的时间要久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它是否会结束。但是今天晚上，没有一个人想到战争，只有那些值班的人不得不为此感到忧虑。现在正等待着她的大多数男人用他们能到手的各种各样的货币买下了这个晚上的权利，用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巧克力糖，到香烟，到冰冷的硬币……用任何东西……为了见她用任何东西……为了再次见到费伊·普赖斯，他们任何事都会做的。

随着乐队开始演奏，空气不那么闷热了，那种酷热不再使人难以忍受了，而是使人产生性的冲动，他们感到，自己身体里产生了一种久已没有感到的激动。他们对她所感到的，并不仅仅是一种欲望，那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柔情的东西，如果他们过长地感受到这种东西，它会把他们吓坏的。现在，他们等待着……等待着……一支单簧管开始发出悲声后，脉搏每跳动一下，他们都感到那第一阵激动。那种音乐搅人肺腑，几乎使人感到很痛苦，每一张脸，每一个男人，都屏住呼吸，一动不动。黑暗之中，台上空荡荡的，而后突然，他们隐隐约约地看见她了，或者说是以自己看见她了……要想完全搞清楚是不可能的，远处，一缕微弱的聚光灯追随着她。光照在她的脚上，远处有一道闪亮的银光，一道闪光，就象夏日天空中的流星……她向他们走过来时身上发出的闪光绞得他们的五脏六腑都疼，而突然，她站在了那儿，站在了他们面前。她穿一件银色的金丝织罩衫，完美无缺得使人眼花缭乱。可以听见，那些眼看着她的人发出了一阵叹息，那

是完美地将欲望、狂喜和痛苦混合在一起的东西。穿着耀眼的银色衣服，她的皮肤就象最淡的粉色法兰绒，她披散着的长长的金发几乎和熟透的桃子的颜色一样。她神采飞扬，嘴边挂着笑容，一边唱着，向他们伸出了双手，她的声音比他们记起的任何女人的声音都更为深沉。她比他们认识的任何女人都更为美丽。她移动着，于是那罩衫不断地显露出极为优美的肌肤，她那极为美丽的粉色大腿。

“噢，上帝……”后排一个声音喃喃自语着，他的周围，成百个年轻男子都微笑了。

他们对她都有那种感觉，有了好些年了。他们得知她要给他们演出时，简直不能相信。她几乎在全世界都进行过这样的演出。在太平洋地区，在欧洲，在美国。珍珠港事件一年以后，她充满了内疚感，现在，她断断续续地巡回演出已经有一年多了。最近，她停了下来，拍另一部影片，但现在她又回到旅途中了，而今晚，她在这儿……和他们在一起。

她给他们唱着，声音变得悲哀了，在前排观看的人们可以看到她的脖子上脉搏的跳动。她是活生生的……她是个活人……如果他们能够到临时舞台上，他们就能摸到她……感到她……闻到她的肌肤芳香了。注视着她，他们几乎如醉如痴。费伊·普赖斯唱着歌，目光仿佛看着每一个人，她使所有的人都没有失望。

在二十三岁上，费伊·普赖斯就已经是好莱坞的传奇人物了。十九岁时她拍了第一部影片，自此一举成名。她很美，很动人，做什么都做得极好。她的声音既能象熔岩，也能象融化的金子一般；她的头发闪闪发光，有如金色的落日；乳白色的脸上，绿色的眼睛就象祖母绿。但是使全世界倾倒的，并不是这五官，这声音，这掩饰了她柔和的圆圆的臀部和丰满的双乳